

白敦仁著作全集

咸遠臺西海也是此一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閩邊風煙飛葉海氣
綠沉山連蔚委多切殊
楊生不還千秋掌話似
一愁音紅顏

山海閩懷古

〔清〕鄭珍 著 白敦仁 築注

第一册

巢經巢詩鈔卷一

白敦仁著作全集

巢經巢詩鈔卷注

第一册

〔清〕鄭珍著 白敦仁箋注

海江書局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巢經巢詩鈔箋注：白敦仁著作集 / (清) 鄭珍著；
白敦仁箋注。—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6.3

ISBN 978-7-5540-0802-7

I. ①巢… II. ①鄭… ②白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
注釋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48125 號

巢經巢詩鈔箋注

(全四冊)

(清)鄭 珍 著 白敦仁 箋注

出版發行	浙江古籍出版社 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網 址	www.zjguji.com
責任編輯	李 林
封面設計	劉 欣
責任校對	余 宏
責任印務	樓浩凱
照 排	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	杭州富陽美術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張	51.25
字 數	1025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書 號	ISBN 978-7-5540-0802-7
定 價	180.00 圓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

鄭珍像

巢經巢詩鈔卷第一

遵義鄭珍子尹

古今詩共四十二首

夜深誦了聖涼

已下丙戌

天外一鉤月晚風吹到門
開窗上燈幌涼意幽無痕
展誦四五卷爐火餘溫
磬舉頭不見月知歸何處
邨惟間溪水西時時大聲喧
緩步肆閒散披衣聖籬根
不覺花上露盈盈浩已無此趣
誰共領欲說都忘言

闌干曲

鉢沉沉霜入影博山雲
斲金虬冷嫦娥袖薄雙臂寒

鄭珍《巢經巢詩鈔》

南明江頭秋稱黃客于僊遊帳山堂沙
水竹蘚在眼相野先生耕興長先生掌
墨詩仍出摹發九家曾手把寫作識余附
田夫底經下漢同滿源國家全盛不難失兵
玉堂人物無愁聲鈞師曰父名守基叔兄
當時風雅情古餘年未難更得空展此閣堂
歎息九疑三湘鬼終日夕祁不飛將軍起向
先生移幕笠明朝去登東山雲

咸豐壬子中秋敬書

桐野先生西峰春耕圖後

蓮義後學鄭珍



鄭珍書法(一)

獨
寫
不
聖
坐
不
當
廟
當
禮
舍
念
獨

作子謹落篆
同治壬戌五月

念皇座右
鄭珍

鄭珍書法(二)

出版說明

白敦仁（一九一七至二〇〇四），字梅庵，四川成都人。齋名水明樓。早年就讀於四川大學，後轉入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畢業。歷任華西協合大學助教，成華大學講師，波蘭華沙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特聘講師，成都七中、成都師範學校特級教師，成都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、中文系教授、系主任。受聘為四川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理事，四川李白研究學會、杜甫研究學會顧問。

白敦仁先生於中國古代文學，特別是宋代文學造詣極深，著述甚豐，成就斐然，在學術界頗負盛名。其專著有《陳與義年譜》、《陳與義集校箋》、《巢經巢詩鈔箋注》、《彊村語業箋注》等，以傳統的箋註方式研究古代文本，材料豐富，箋註詳明，堪稱典範之作。錢鍾書先生嘗謂其《陳與義年譜》「採掘之博，考索之精，絕無僅有」，乃「近世之奇作，當與天下學人共寶玩之」。其以現代研究方法所寫成的大量學術論文，及問學之暇騁志游藝的古典詩詞創作，也為世所重，後結集為《水明樓詩詞論集》和《水明樓詩詞集》出版。白敦仁先生不僅學殖深厚，為人亦慷慨好義，師友情誼至篤。他生前曾多方蒐求業師龐石帚

的論著，斥巨資彙爲《養晴室遺集》，義聲動士林。

我社今以《白敦仁著作全集》之名，出版白先生全部著作，包括白先生上述四部專著及一部文藝創作和學術論文集。在整理過程中我們對上述著作略加調整：《陳與義年譜》和《陳與義集校箋》均爲研究宋代著名詩人陳與義的作品，一考證生平，一箋疏文本，兩書可互相參證，今合爲一書，以便讀者；《水明樓詩詞論集》和《水明樓詩詞集》合編爲《水明樓文集》。《全集》共得四種十冊，具體書目如下：

《水明樓文集》（上下）

《陳與義集校箋》（附年譜）（上中下）

《巢經巢詩鈔箋注》（四冊）

《彊村語業箋注》

《全集》的出版工作獲得了王大厚先生和白先生家屬的大力支持，王大厚先生更是爲本書的出版煞費苦心，親自承擔了部分圖書的修訂審校工作，出力良多，在此深致謝忱。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二〇一四年五月

前言

絕代經巢第一流，鄉人往往諱蠻陬。

君看縹渺綦江路，萬馬如龍出貴州。

此吾蜀先輩詩人趙香宋先生《南望》詩也。先生於詩持論甚嚴，平生批校八代、三唐以來諸名家、大家以至近人詩集無慮數十百種，並鞭辟入微，不輕許予。其評與鄭子尹同時著名詩人何紹基《東洲草堂集》云：『道州才甚高，而不離鄉氣。』並指出其『輕於持論』的缺點（見手批本）。而於《巢經》一集，則斷然以『第一流』許之。我們知道，梁啟超嘗從香宋先生學詩，先生即以《巢經》一集相餉。則其推重鄭詩，許以『絕代第一』，非偶然興到之語可知。

鄭珍字子尹，貴州遵義人。生於嘉慶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三月，卒於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九月，終年五十九歲。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舉人，數次參加會試，不第，一生只在本省做過幾任教官。事跡詳見《清史列傳·儒林》、《清史稿·儒林傳》、黎庶昌《揅發江

蘇知縣鄭子尹先生行狀》、《鄭徵君墓表》、鄭知同《敕授文林郎徵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》等（參看本書附錄一）。凌惕安《鄭子尹年譜》所記尤詳。

清代道、咸年間，遵義鄭珍、獨山莫友芝崛起貴州，並稱西南兩大儒。子尹承乾、嘉諸老緒餘，服膺許、鄭，尤精三《禮》、《說文》。其生平學術著作，則黎庶昌於《墓表》中概略述之云：「蓋經莫難讀於《儀禮》，婚喪尤人道之至重，則爲《儀禮私箋》；古制莫晦於《考古工》，則爲《輿輪私箋》、《鳬氏圖說》；小學莫尊於《說文》，以段玉裁、嚴可均二家之說綦備，則爲《說文逸字》、《說文新附考》；奇字莫詳於郭忠恕《汗簡》，而謬俗實多，則爲《汗簡箋正》；漢學莫盛於康成，則爲《鄭學錄》。每勘一疑，獻一義，刊漏裁誣，卓然俟聖不惑。」子尹在經學、小學方面的成就，一直受到學術界推重。李慈銘《越縵堂日記》云：「子尹《經說》雖只一卷，而精密貫串，尤多傑見。」鄭孝胥《海藏樓詩》則稱其《《逸字》、《汗簡》名尤噪》（《黎受生遺鄭子尹書四種及《巢經巢詩鈔》》）。今人張舜徽《清人文集別錄》亦云：「鄭珍著述雖不甚多而甚精。」然而，正如莫友芝所預計：子尹「平生著述，經訓第一，文筆第二，詩歌第三。而惟詩爲易見才，將恐他日流傳，轉壓兩端耳」（《巢經巢詩鈔序》）。在今天，人們提到鄭子尹，更多想到的是他的詩，更少想到他的經學、小學著作。

鄭子尹是清代第一流詩人，在中國詩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影響。子尹外孫趙懿在其

《巢經巢遺詩跋》中引著名古文家巴陵吳南屏（敏樹）之言曰：『子尹詩筆橫絕一代，似爲本朝人所無。』錢仲聯先生《論近代詩四十家》亦云：『有清三百年，王氣在夜郎。經訓一蓄畚，破此天南荒。莫五與齊名，才薄難雁行。』自注云：『同光體詩人張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之幟，力尊《巢經巢詩》爲宗祖。……子尹詩蓋推源杜陵，又能融香山之平易、昌黎之奇奧於一爐；而又詩中有我，自我一家面目。……莫友芝與之齊名，但《邵亭詩》多以考訂議論爲詩，雖有山水及旅程之作，亦學古未化，非子尹之比也。』胡先驥《讀鄭珍〈巢經巢詩〉》則云：『鄭珍卓然大家，爲有清一代冠冕。縱觀歷代詩人，除李、杜、蘇、黃外，鮮有能遠駕其上者。』陳夔龍《遵義鄭徵君遺書序》述其影響：『近人爲詩，多祧唐禰宋，號爲步武黃、陳，實則《巢經》一集乃枕中鴻寶也。』近人汪辟疆在其《讀常見書齋小記》中論清學云：『清學以亨林爲極通，高郵爲極覈（專指《廣雅疏證》）；文則家容甫，詩則鄭巢經，書法只有海日樓耳。』又論唐宋以來詩人云：『唐宋人真正可稱爲大家者，僅太白、杜公、右丞、昌黎、香山、東坡、山谷、劍南、遺山、道園十家。名家甚多，吾只取元結、孟郊、李商隱、韓偓、梅堯臣、王安石、陳師道、陳與義、顧炎武、吳嘉紀、厲鶚、鄭珍十二人。此外備瀏覽而已。』諸家論子尹詩推崇備至。唯梁啟超獨謂子尹詩『惜意境狹』（《巢經巢詩鈔跋》），則陳聲聰《兼于閣詩話》已駁正之。

子尹論詩宗旨，在《論詩示諸生》詩中有一段比較集中的表述：

我雖不能詩，而頗知詩意。言必是我言，字是古人字。固宜多讀書，尤貴養其氣。氣正斯有我，學瞻乃相濟。李杜與王孟，才分各有似。羊質而虎皮，雖巧肖仍僞。從來立言人，絕非隨俗士。君看入品花，枝幹必先異。又看蜂釀蜜，萬蕊同一味。文質誠彬彬，作詩固餘事。

這段引文包含着豐富內容：首先，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『言必是我言』這一綱領性主張，並進而提出『氣正斯有我』這一深刻命題。在《次韻奉答呂茗香》詩中也說：『我吟率性真。』強調詩歌要寫自己的真性情，說自己心裏話。這正是《巢經詩》所以真摯動人，富個性的原因。但事情並沒有到此止步，他提出了『讀書』、特別是『養氣』作為先決條件，提出了『氣正斯有我』這一精闢見解。他把孟軻養氣說的合理內容運用到詩歌創作中來。衆所周知，孟軻所謂『浩然之氣』是『配義與道』，『是集義所生也』的。淺言之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『理直』纔能『氣壯』。詩歌自然貴在寫詩人自己的真性情；但這裏的『真』（『率性』）必須與『善』（『氣正』）相結合，纔能產生真正的『美』（『人品花』）來。感情這東西是需要理性為之導航，使之深化的。在創作實踐中，只有當詩人堅信自己真理在握，堅信正義在『我』的方面，『自反而縮』，其氣不『餒』，纔能高屋建瓴，排斥干擾，充分地表

現出自己的『我』來。這就是『氣正斯有我』包含的內容。基於這點，故子尹的『率性真』與『侈言性靈如隨園一流之矜弄聰明者』，必然是『大不相侔』（郭紹虞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）。

應該補充說明，子尹談『養氣』時，特別強調『力行』。這雖然也是孟軻『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』思想的發展，但他所謂『力行』，並不等同於一般理學家所謂個人的躬行實踐，他強調詩人應有廣闊的生活閱歷、生活體驗。在《跋黎魯新〈慕耕草堂詩鈔〉》一文中說：『才不養不大，氣不養不成，養才在於多學，養氣在於力行。……故古人只顧學行，不去管才氣，而才氣自不可及。』到何處去『力行』呢？在《送莫五北上》詩中他勉勵莫友芝要『歷練駿骨閱山川』。在《送黎蕘齋表弟之武昌序》中他勉勵黎庶昌要在『水陸萬里航轄輪轍之間』去『想望』『屈、宋、李、杜、歐、蘇之所以發為文章，必有相遇於心目間者』。他自己寫詩，則如莫友芝所說：『當其興到，頃刻千言；無所感觸，或經時不作一字。』（《巢經巢詩鈔序》）這種重視生活閱歷，強調有所感觸的創作思想，決定了子尹詩的現實主義品格。

其次，和『言必是我言』這個總觀點相聯繫，在學習、借鑒古人方面，主張學古能化，反對形式上摹擬。子尹是主張讀書、主張向古人學習的，他說：『學贍乃相濟。』但同時，他

更明確指出：李、杜、王、孟才性各有不同，寫的都是各人自己的詩；學者不從自己的真情實感出發，僅知從形式上摹擬，則縱能『巧肖』，仍是『僞』詩。爲此，學習借鑒古人，要像蜜蜂釀蜜，萬蕊入腹而自成一味。在《邵亭詩鈔題識》中論莫友芝詩說：『五弟筆墨力求名貴，用思太深，避常太甚，筆墨之痕時有未化。故落筆無恬惲率意語，而短處即因此見之。』在《跋黎魯新〈慕耕草堂詩鈔〉》中，他提倡『自打自唱』。

復次，也是和『言必是我言』這一中心思想相聯，他主張風格多樣化，主張『詩品無定派』。詩歌既然是詩人的『我言』，人的性習經歷不同，詩風自然不能強求一律。《贈趙曉峰》詩云：『性情異剛柔，聲響遂宏喝。』向來有私見，詩品無定派。《跋〈慕耕草堂詩鈔〉》云：『只須詩好，何分唐宋？』《贈于伯英大令》詩云：『古代作者盡殊列，李何後數朱王高。』承認不同風格、不同流派的詩各有其存在價值，不一概加以抹殺。

最後，也是和『言必是我言』、『氣正斯有我』思想相聯，他強調人品決定詩品。他說：『從來立言人，絕非隨俗士。君看入品花，枝幹必先異。』在《邵亭詩鈔序》中說：『杜、韓諸公苟無詩，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。』『誠似其人所學所志，則性情、抱負、才識、氣象、行爲皆其人、所語言者奚爲而不似？即不似猶似也。』這種見解是很有道理的，正如我們今天常說的：『從血管裏流出來的是血，從水管裏流出來的是水。』

以上子尹詩歌主張的一些主要方面，對於研究《巢經巢詩》是有啟發意義的。

《巢經巢詩》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，約略言之，可概括為以下五方面：

一、善言家人親子骨肉之情。姚永概《書鄭子尹詩後》云：『平生怕讀莫鄭詩，字字酸人心肝脾。邵亭猶可柴翁酷，愁絕篇篇母氏思。』子尹於生母黎太夫人情愛尤摯，太夫人逝世，子尹於苦次追念平生教訓之言六十八事，刊為《母教錄》一卷，並於《繫哀四首》諸詩痛切抒寫思母之情。今觀《巢經集》中凡事涉母子，無不至性真情，深擊動人。如《題秋農書聲刀尺圖》詩先寫母愛云：

黃雞屋角叫，今日又生子。速讀去拾來，飯時吾爾飼。種餘有罌底，包餘有牀裏。速讀去探來，全家吾愛爾。姊妹不解事，惱爾讀書子。速讀待笪來，從我取蔬水。有蔬苦無鹽，有水苦無米。速讀待春來，飯團先搗與。

接下去換用詩人口吻：

書衣看看昂，兒衣看看長。女大不畏爺，兒大不畏娘。小時如牧豬，大時如牧羊。血吐千萬盆，話費千萬筐。

莫友芝評此詩云：『真是漢魏樂府。』（見手批本）又如《題史勝書秋燈畫荻圖》云：

蟲聲滿地月在牖，紡車嗚嗚經在手。以我三句兩句書，累母四更五更守。

這些詩真是一字一淚，酸入肺腑，使人不能卒讀。潘詠笙《黔詩匯評》論子尹詩云：『其最沉摯感人者爲寫母愛。蓋幼受母教深，無時無地無母也。又復若父，若諸弟，若妻子，若姻戚，若師友，乃至憫農傷亂、登臨覽弔諸作，無不發於至性至情。』再以《三女贊于以端午翼日夭越六日葬之先妣兆下哭之五首》其四爲例：

冢下栽花不羨官，汝曹外向漸無歡。

割慈又近離嬌素，（自注：次女期十月適人。）暖眼猶寬有季蘭。

豈料却成先姊去，那能長作嫁人看？

送生送死今年了，寂莫衰翁守歲寒。

莫友芝評此詩云：『此首五詩第一，在集中亦是最上。』（手批本）陳衍《石遺室詩話》云：『黔詩人莫鄭並稱，均多亂離之作。二人工力略相伯仲。子尹詩情尤摯耳。』『情尤摯』，是子尹詩一大特色，不僅於親子之愛見之，其它憫亂憂生、懷古感時之作，蓋無不深摯動人，當於下文論之。

二、貴州山川奇闊，在子尹詩中第一次得到出色的描繪。聶樹楷《論黔人詩人絕句》云：『抱遺訂闕老猶勤，餘事騷壇更策勳。鑿破南荒千古闊，經巢詩句柳州文。』自古詩人鮮有入黔者，李白長流夜郎，中途遇赦，未至其地；劉禹錫謫播州，旋改連州；史家艷稱柳